

“记得”的叙实性漂移及其概念结构基础^{*}

袁毓林

提要 鉴于“忘记”类动词的叙实性取决于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这一事实,本文尝试考察跟“忘记”类动词意义相反的“记得”的叙实性,揭示其叙实性漂移的句法语义条件与概念结构基础;顺便讨论“记得”的叙实性的清晰度和置信度,以及情态和疑问对此的影响。文章指出,跟“忘记”类动词不同,“记得”的叙实性不仅跟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相关,有时还跟主句的现实性相关。并且,非叙实用法的“记得”一般没有否定式。最后,文章讨论了“不记得”怎样从表示不确定的非叙实用法引申出表示婉转否认的用法。

关键词 “忘记/记得”类动词;叙实性漂移;(非/反)叙实动词;现实性;婉转否认

一 为什么要讨论“记得”的叙实性?

根据强星娜(2011)报道,在南部吴语龙游话中,“忘记”可以作反事实愿望的标记,比如“忘记尔时我考个高中罢”,意思是“要是那时我考个高中就好了”。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为了追溯这种语义虚化的轨迹,我们曾经考察过“忘记”类动词的叙实性,初步得出如下的结论:“忘记”类动词有叙实动词和反叙实动词两种用法,这种叙实性漂移是有特定的句法语义条件的。大概说来,“忘记”类动词的叙实性跟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reality)相关:当其宾语小句表示现实性事态(realis situation)时,表现出叙实动词的特点,即肯定式和相应的否定式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如:他[没有]忘记今天是发薪日→今天是发薪日);当其宾语小句表示非现实性事态(irrealis situation)时,表现出反叙实动词的特点,即肯定式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如:他忘记锁大门了→他没有锁大门),而相应的否定式却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如:他没有忘记锁大门→他锁大门了)。我们还据此推测:动词“忘记”的反叙实意义(不记得[做该做的事情])和情感色彩(遗憾),为其虚化为反事实愿望表达的标记(实际上没做,如果做就好了)奠定了基础。

考虑到“忘记”类动词的反义词是“记得”,同义表达是“不记得”,于是我们就有理由想进一步知道:“记得”及其反义表达“不记得”的叙实性有没有漂移现象?如果有,那么其句法语义条

作者简介:袁毓林,男,江苏昆山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理论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特别是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等。电邮:yuanyl@pku.edu.cn。

^{*}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其计算系统研究”(项目编号:18JJD740003)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互联网+”的国际汉语教学资源与智慧教育平台研究》(项目编号:18ZDA295)的资助,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件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想知道：在叙实性方面，“（不）记得”跟“忘记”类动词有无同异之处？下面通过考察相关的真实文本语料，我们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二 跟“忘记”反义的“记得”的叙实性

“忘记”类动词的反义词是“记得”，意思是：没有忘记，想得起来，^①在记忆中还留有印象。相应地，跟“忘记”类动词同义的表达形式是“不记得”，意思是：忘掉了，想不起来，在记忆中没有印象了。从理论上推测，“记得”的叙实性应该跟“忘记”类动词或者其否定形式“不/没有忘记”相似，而“不记得”的叙实性应该跟“忘记”类动词相似。为了检验上述推测，下面先考察“记得”的叙实性，再考察“不记得”的叙实性。

通过考察真实文本语料，我们发现动词“记得”的叙实性跟“忘记”类动词有相似的一面，表现为：如果宾语小句指谓已经发生的事件、既成的状态等现实性事态，那么“记得”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如果宾语小句指谓（应该但）尚未发生的事件、可能但尚未出现的状态等非现实性事态，那么“记得”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②并且，宾语小句中通常会有时体标记等形式手段来显示事态的现实性。例如：

- (1)a.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唱《夏天》的时候，腿一直在哆嗦。（《鲁豫有约》）→ 我第一次上台唱《夏天》的时候，腿一直在哆嗦；# 其实，我的腿并没有哆嗦
- b. 我记得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费孝通《乡土中国》）→ 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 其实，史禄国先生并没有提示过我：……
- c. 记得看过一本题为《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书。一个法国小朋友把野生动物……（梁小民《黑板上的经济学》）→ 看过一本题为《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书；# 其实，我没有看过这本书
- d. 她记得刘招华是在11月5日凌晨回到武夷山别墅的。（胡玥、李宪辉《女记者与大毒枭刘招华面对面》）→ 刘招华是在11月5日凌晨回到武夷山别墅的；?其实，他不是11月5日凌晨回到武夷山别墅的

上面例(1a)中，“记得”的宾语小句有表示过去时参考点的“我第一次上台唱《夏天》的时候”；此外，谓语核心动词前有进行体标记“一直在”。例(1b)、(1c)中，“记得”宾语小句中有“曾”“过”等过去时标记。例(1d)中，“记得”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是“是……的”格式，表示某种实现了的既成事态。从一般的语用常规上看，这些句子蕴涵其宾语小句的所指为真。并且，这种宾语小句的真值通常是不可取消的。因此，后面追加跟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小句会造成语义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例子可见，这种表示现实性意义的宾语小句通常采用限定式(finite mood)。

从调查语料中我们发现，当“记得”用在表示假设等非现实语境时，其宾语小句指谓某种应该做的事情等非现实事态。由于要求人们记住做某种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他真的确实做了这种事情，因而在语用上“记得”并不蕴涵这种宾语小句的真值(为真或为假)。例如：

^① 参考《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615页)对动词“记得”的释义。

^② 关于现实性和非现实性，我们主要参考 Comrie (1985)、Chafe (1995)、Mithun (1999)、张雪平(2012)和周韧(2015)。现实性指描述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非现实性指描述即将、可能或假设发生的事情。

(2)a. 如果你是项目经理,记得在现场工作开始之前将业务约定书搞掂。(金十七《审计一家言》)

b. 佩戴隐形眼镜的女生,一定要记得摘掉眼镜再入睡,否则对眼睛的损害很大。(子柔《时光向左 女人向右》)

c. 减少吹风整烫的伤害,每次洗完头发后记得使用护发素,定期护发。(张小暖《女人养颜经》)

例(2a)是假设条件句,例(2b)、(2c)是带有教导性的祈使句,它们都是非现实性语句,其中所指涉的事件都是尚未发生的。正因为这种事情是尚未发生的,所以不是真的;同时,因为这种语境是假设的非现实性情境,所以这种尚未发生的事情也谈不上是假的。换句话说,在非现实性语境中,“记得”并不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或为假。在这一点上,“记得”的叙实性不同于“忘记”类动词。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例子可见,这种表示非现实性意义的宾语小句通常采用不定式(infinite moo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动词“记得”的叙实性,跟其宾语小句在语义上的现实性与句法上的限定性(finitivity)之间的对应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这两类动词在叙实性方面的同异:“忘记”类动词和“记得”带表示现实事态的宾语小句时,都蕴涵其宾语小句的所指为真。比如,“忘记已经锁了门了”和“记得已经锁了门了”,在语用上都蕴涵“已经锁了门了”。但是,在带表示非现实事态的宾语小句时,“忘记”类动词在语用上蕴涵其宾语小句的所指为假。比如,“忘记[应该]锁门了”通常就是“没有锁门”;“记得”则并不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或为假。比如,“记得要锁门哦”并不意味着“锁门了”或“没有锁门”。当然,如果我们强行设定尚未发生的事情在真值上都取假值,那么可以说:动词“记得”在带表示非现实事态的宾语小句时,其叙实性跟“忘记”类动词一样,语用上蕴涵其宾语小句的所指为假。

跟“忘记”类动词一样,“记得”的宾语也可以是名词性成分;并且,这种名词性成分通常可以(甚至必须)作事件性解读。同样,这种隐含了事件的宾语通常表示现实事态。例如:

(3)a. 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费孝通《乡土中国》)

b. 首先,我感到幸福的是,你们还记得我这位来自你们战时盟国的一位中国老朋友。(陈廷一《宋氏家族全传》)

例(3a)“记得”的名词性宾语之后,有描述事件的句子来细化宾语名词实际指涉的现实事态;例(3b)“记得”的名词性宾语之中,有描述事件的定语小句来细化宾语名词实际指涉的现实事态。

三 “记得”的叙实性的清晰度和置信度

由于“记得”所指的记忆行为只不过是人脑对有关事物的识记、区分、保持、重现和再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而记忆会模糊、失真,甚至会歪曲、重塑和虚构相关事态。因此,记忆主体所认定的所谓有关既成事态的真实性,也只不过是“记得”的主体的一种带有一定主观性的心理印象。于是,为了标记这种记忆行为或记忆内容的确定或不确定,说话人有时会在“记得”之前或者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之前加上表示程度的词语。例如:

(4)a. 马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网页是上午9点半做好的,晚上回来之后就收到了5个人的回信。(刘世英、彭征《谁认识马云》)

- b. 当林洙站在梁家门前时,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她一生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迈进梁家的印象和感受:……(张清平《林徽因》)
- (5)a. 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b. 阿光更记得,刘招华在离开最后的躲藏地,临上车时,跟他和身边的侦查员说,……(胡玥、李宪辉《女记者与大毒枭刘招华面对面》)

例(4)中,用形容词“清楚(地)”“清晰地”修饰“记得”,强调记忆和印象的深刻。例(5)中,用程度副词“很”“更”修饰“记得”,强调记忆和印象深刻的程度;当然,这种用法未必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句子形式表面上说的是记忆行为的准确或清晰,实际上也隐含了有关记忆内容的准确或清晰。

有时,为了标记这种记忆行为或记忆内容的模糊或不准确,会在“记得”之前,或者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之前加上表示模糊或不准确的词语。例如:

- (6)a. 就看了两封,好奇两下,我也就不好奇了。因为基本上都是,好像我记得她给我看过两封信。她给我看的时候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态,给我看的。(《鲁豫有约》) → 我好像记得她给我看过两封信。 → 我记得好像她给我看过两封信。 → 我记得她好像给我看过两封信。
- b. 忽然背后传来一声热情的招呼,她回头一望,是一位朝鲜妇女,她依稀记得前两天见过一面,但没有打过招呼。(陈廷一《宋氏家族全传》)

例(6a)用副词“好像”修饰整个以“记得”为谓语核心的小句,例(6b)用副词“依稀”修饰“记得”为核心的谓语部分。事实上,跟例(4)(5)相似,例(6a)、(6b)这种句子形式表面上说的是记忆行为的模糊,实际上也隐含了有关记忆内容的模糊。因此,例(6a)的副词“好像”可以移动到“记得”之前,甚至可以移动到“记得”所支配的宾语小句或其谓语核心之前。

事实上,要表示记忆内容的不准确或模糊,更加直接的方式是:在“记得”所支配的宾语小句或其谓语核心之前,加上表示不确定或模糊的副词“好像”“仿佛”、助动词“可能”,或者宾语小句采用疑问形式。例如:

- (7)a. 我记得好像是用一张照片给 20 块钱吧,反正够我自己付学费的。(《鲁豫有约》)
- b. 我那时候五七年吧,我记得可能是五七年可能是,我在[dai4]整个东单区呢,是东单区职工代表。(《1982 年北京话调查资料》)
- c.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过她演的戏,叫《百合花》还是什么的,我忘记了。(《鲁豫有约》)
- d. 舅舅说:“我记得你家里有块小闹表吧?”李嘉诚点点头。(窦应泰《李嘉诚家族传》)

例(7a)、(7b)在“记得”宾语小句中用“好像”“可能”修饰,来说明记忆内容的模糊性。例(7c)中“记得”的宾语小句比较复杂,用追加的形式来交代部分记忆内容的模糊性;例(7d)中“记得”的宾语小句干脆是一个疑问小句,用以表示不确定和要求证实。

这种对于记忆行为和记忆内容的清晰度(清楚 vs. 模糊)的限定,其实也是对于“记得”的叙实性的置信度(confidence)(准确可信 vs. 仅供参考)的限定;更加明确地说,是对于“记得”的宾语的真值的置信度的限定。在这一点上,“记得”不同于“忘记”类动词。具体地说,在带表示既成事态的宾语小句时,尽管这两种动词都能够蕴涵其宾语所指为真;但是,由于词汇语义和概念结构的差异,“记得”的宾语小句的真值的置信度远远地低于“忘记”类动词。因此,正如下文

第七节所显示的,“不记得”可以成为否定某种真实事态的婉转表达,而跟它同义的“忘记”类动词不能这样使用。

四 情态和疑问对“记得”的叙实性的影响

一般来说,助动词修饰谓语以后造成的句子是非现实句。那么,我们关心的是:这种非现实情态对“记得”的叙实性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从实例考察开始讨论。

- (8)a. 我们会记得:名,实,以及名实关系,都是名家特别感兴趣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名,实,以及名实关系,都是名家特别感兴趣的
- b. 另外,在国内,你没赢的话,没人会记得是出于什么原因,常常只记得你没赢,然后把你忘记。(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你没赢是出于什么(某种)原因
- (9)a. 把工资作为限额支出项目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我们的前辈同行应该记得我们国家以前为了控制国有集体企业滥发工资奖金,曾经出台规定工资奖金超额要交奖金税,后来取消。(泰州市汇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讲义》)→我们国家以前……,曾经出台规定……
- b. 一个伟大的智者普罗泰格拉,直到现在我们还应清楚记得,提出一个问题:“人是万物的尺度”,衡量一切都以人为标准,……(2016 沧州职校《哲学导论讲义》)→普罗泰格拉提出一个问题:……
- (10)a. 每人有五分钟时间汇报,唐骏觉得,那么多人,鲍尔默未必记得我是谁。(袁岳、孙虹钢《名家对话职场 7 方面》)→我是谁(=某人)
- b. 每一位投资者,包括我们的朋友在得到好的回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古罗马时代有这样一句谚语。(《国内私募基金经理对话》)→在古罗马时代有这样一句谚语

例(8)中,“记得”之前的助动词“会”表示将来的可能性,^③但是基本上不影响“记得”的叙实性。例(9)中,“记得”之前的助动词“应(该)”表示情理上必须如此,或者估计情况必然如此,^④也基本上不影响“记得”的叙实性。例(10)中,“记得”之前的复合型助动词“未必”表示不确定,^⑤“一定要”表示强烈的愿望,^⑥同样也基本上不影响“记得”的叙实性。其实,跟“忘记”类动词相似,“记得”是非自主的可控动词(non-volitional controllable verb),表示某种人们通常在无意中达成,但是也可以有意识地去达成的心理状态。^⑦因此,在受表示将来的可能性的“会”、估计情况必然如此的“应(该)”和表示不确定的“未必”修饰时,比较像是非自动词;而在受表示情理上必须如此、表示强烈的愿望的“一定要”“千万要”修饰时,比较像是自动词。

值得注意的是,在疑问句里,整个“记得”及其宾语都处于疑问的辖域中。这种情况下,“记得”的叙实性不变,依然蕴涵具有现实性的宾语的所指(或其预设)为真。例如:

③对于“会”的释义,参考吕叔湘主编(1980/2001),第278页。

④对于“应(该)”的释义,参考吕叔湘主编(1980/2001),第223—224页。

⑤吕叔湘主编(1980/2001:553)对于“未必”的解释是:不一定;不见得。

⑥吕叔湘主编(1980/2001)对于“要”的解释是:表示做某事的意志;须要(第592页);对于“一定”的解释是:必然,确定无疑(第602页)。

⑦关于可控动词和非自动词的定义,详见袁毓林(1993:25—26)。

- (11)a. “你所有的承诺都一文不值！”我也大声说，“你还记得你要切断手指头，以使我相信你对我之爱吗？而现在呢，竟连这种事都会发生……”。（朱小平、吴金良《蒋氏家族全传》）→ 你要切断手指头，以使我相信你对我之爱
- b. 你曾经答应与我并肩工作，记得吗？（朱小平、吴金良《蒋氏家族全传》）→ 你曾经答应与我并肩工作
- (12)a. 是去年下大雨时，你和队长修好的呀，当时我还给你打着伞，你还记不记得呀！你当时还跟队长说，有没有更艰巨的任务，让我去。（《新华社 2001 年 10 月 12 日新闻》）→ 是去年下大雨时，你和队长修好的，……
- b. 最近，方成忙里偷闲，来石家庄我家里住了几天，一天傍晚，在河沿上散步，我问他是否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替我研墨的事，他说不记得了。（韩羽《漫写方成》）→ 第一次见面时他替我研墨

在例(11)、(12)这种单纯疑问句中，说话人质疑的是“记得”所表示的记忆行为；但是，这种疑问基本上不影响其宾语所指的真值。

比较复杂的是，当“记得”的宾语本身是疑问小句时，由于疑问小句没有明确和单一的真值，因而“记得”不能蕴涵其宾语的真值。不过，即使在这种双层疑问句中，“记得”依然能够蕴涵其疑问宾语的预设真。例如：

- (13)a. 张向东：您现在还记得咱们第一个顾客是哪位吗？或者说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张向东、林郁《创业者对话创业者》）→ 咱们第一个顾客是哪位 → 咱们有第一个顾客
- b. 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朱小平、吴金良《蒋氏家族全传》）→ 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 → 有人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

从上面的考察来看，在情态和疑问等环境下，“记得”的叙实性依然比较稳定。

五 跟“忘记”同义的“不记得”的叙实性

上文说“记得”所指的记忆行为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据此可以想象：“不记得”所指的这种不能唤起记忆的心理行为，可能具有更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相应地，“不记得”对其宾语小句的真值的蕴涵情况，应该更加微妙和复杂。例如：

- (14)a. 在最高法院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叶永烈《江青的铁窗生涯》）
- b. 又据夏衍同志说，他不记得左联有开除郁达夫的事，可能是郑伯奇主持的那次临时召开的会，他没有参加。（刘小青《郁达夫缘何被左联开除》）
- c. 白宫高级反恐顾问克拉克不久前曾指责布什在“9.11”事件发生不久后曾强迫他寻找伊拉克参与此事的证据。但赖斯在作证时称，她不记得布什曾与克拉克讨论过此事。赖斯说：“我相信布什从不会强迫别人歪曲事实”。（新华网 2004 年 4 月 9 日）

例(14a)中，对于最高法院所调查的“犯罪事实”，江青有时回答“不记得”，这意味着可能她真的对此没有印象，也可能是否认或抵赖；她有时回答“可能有的”，之后再补充“不记得了”，事实上也表达了另外一种蕴涵意义“也可能没有”。例(14b)中，夏衍对左联开除郁达夫的事情

没有印象;并且猜测如果确有此事的话,那么可能发生在郑伯奇主持的那次临时召开的会议上,由于他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因而没有印象。例(14c)中,面对克拉克的指责,证人之一赖斯声称“不记得”。最终让布什到底有没有曾经强迫克拉克寻找伊拉克参与“9.11”事件的证据一事,成为言人人殊的罗生门。

下面,我们首先讨论“不记得”的叙实性及其句法语义条件。跟“记得”相似,宾语小句的现实性决定其叙实性:当宾语小句指谓已经发生的事件、既成的状态等现实事态,那么“不记得”可以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如果宾语小句指谓(应该但)尚未发生的事件、可能但尚未出现的状态等非现实事态,那么“不记得”通常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并且,宾语小句中通常会有时体标记等形式手段来显示相关事态的现实性。例如:

- (15)a. 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刘军《张伯驹和陈毅的交往(4)》)
- b. 姑娘直言直语,一副爽快的神情,给人一种信任感,见王本固这样问她,随即又发出一串笑声:“呀,认识你可早啦,你也许不记得啦,你先前多次来俺村里住,他们都叫你王排长。”(张桂中《刘胡兰:来生相会再白头》)
- c. 而且这位名人,越来越不修边幅了。他穿着长睡衣和拖鞋,手捧那些医书在屋里踱来踱去,即使来了客人也不换衣。而且他也不记得他是听了我的劝告才去看那些医书的了。(残雪《名人之死》)
- d. 他说:“我们一直知道罗纳尔迪尼奥想来巴塞罗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为了签下他而如此不遗余力。”言语间仿佛根本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要退出竞争的话。(《新华社 2003 年 7 月 20 日新闻》)
- (16)a. 亚平握着电话的手已经麻木了,他都不记得要把电话放回去,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六六《双面胶》)
- b. 白天在河滩、在田野上,有玩不尽的新把戏。我甚至偷了爸爸工作用的罗盘和望远镜,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夜间总是很疲劳,从来不记得还会失眠。这个极其例外的夜晚好像在故意折磨我,我想天亮后遇到伙伴们,第一句话就要问他们睡得怎样。(张炜《美妙雨夜》)

例(15)中,“不记得”的宾语小句都是表示现实性事态,说话人预设其为真。比如例(15a)中的“有这回事”,指其上文详细叙述过的事情:康生向收藏家张伯驹借几幅明清画作,但是久借不还。例(15b)中,“不记得”的宾语小句中有过去时标记“先前”;例(15c)中,“不记得”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是“是……的”格式,表示实现了的既成事态。例(15d)中,“不记得”宾语小句中有“曾”“过”等过去时标记。从一般的语用常规上看,这些句子蕴涵其宾语小句的所指为真。并且,这种宾语小句的真值通常是不可取消的。例(16)中,“不记得”的宾语小句都是表示非现实事态,说话人预设其为假,即没有发生。其语用蕴涵的机制大概是:记不起来要做某件事情,也就意味着结果没有做这件事情。比如例(16a)中“亚平”当时都不知道要把电话放回去,自然也真的没有把电话放回去;例(16b)中“我”都不记得会失眠,事实上也从不失眠。

六 “不记得”宾语的形式类转变及其叙实性

跟“记得”类动词一样,“不记得”的宾语也可以是名词性成分。并且,这种名词性成分通常

可以(甚至必须)作事件性解读。同样,这种隐含了事件的宾语通常表示现实事态;只有在明确表示非现实情境的句子中,才能表示非现实事态。例如:

- (17)a. 我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他在我一岁多一点时就走开了。(张炜《柏慧》)→我不记得父亲的模样长什么样了
- b. 更糟糕的是,猫猫不记得尿盆的位置,却记得对他施暴的人。(六六《温柔啊温柔》)→猫猫不记得尿盆的位置在哪儿,却记得对他施暴的人是谁
- c. 但是我也要承认,虽然我回来会很疼她,很爱她,想跟她在一起……但是我在拍戏的那几个月,其实是不记得她的存在的——这个就是我。(《杨澜访谈录Ⅱ》)→我在拍戏的那几个月,其实是不记得她存在的
- d. 小龙根本不管这些,他曾经许下的“不娶洋姑娘为妻”的誓言也完全不记得了。他认为“莲达是理想中的妻子”,他不再对其他女孩感兴趣。(张小蛇《李小龙的功夫人生》)→他也完全不记得了他曾经许下过“不娶洋姑娘为妻”的誓言

例(17a)中,名词短语“父亲的模样”相当于动词短语“父亲的模样长什么样”;例(17b)中,名词短语“尿盆的位置”相当于动词短语“尿盆的位置在哪儿”;例(17c)中,名词短语“她的存在”本来是由动词短语“她存在”通过加自指的“的”名词化而来的;例(17d)中,名词短语“他曾经许下的‘不娶洋姑娘为妻’的誓言”是由动词短语“他曾经许下‘不娶洋姑娘为妻’的誓言”通过宾语关系化而形成的。这些名词性宾语保持了相应的谓词性成分的现实事态意义,可以作事件性解读。

当然,“不记得”的谓词性宾语通常也可以转换成相应的名词性成分,并且这种名词性宾语保持了现实事态意义,可以甚至必须作事件性解读。例如:

- (18)a. 彭蕾已经不记得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要见的是从上海过来的那个投资公司。(刘世英、彭征《谁认识马云》)→彭蕾已经不记得那个公司的名字了
- d. 有个偶然的机会,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遇见陈鹤琴先生,我诚恳地感谢他对一个年轻人的帮助,说明我的第一本书是由他介绍出版的。他白发童颜,笑得很高兴,说他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郑连根《昨夜西风》)→他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

例(18a)中,动词短语“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相当于名词短语“那个公司的名字”;例(18b)中,动词短语“有这回事”相当于名词短语“这回事”。这些转换出来的名词性宾语保持了相应的谓词性成分的现实事态意义,可以作事件性解读。

七 “不记得”宾语的疑问形式及其模糊性和婉转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记得”的宾语可以是疑问小句。并且不同的疑问形式表示不同的叙实性意义:当宾语小句中有表示特指疑问的成分(wh-form)时,通常肯定作为背景的事件的确发生了,但是对于该事件的参与者、方式、频次等某种细节存疑;“谁、什么、多少、怎么”等特指疑问代词,用以表示记忆主体对于这种既成事实的某个细节没有印象;当宾语小句中有表示是非疑问的成分(yes-or-no form)时,通常表示记忆主体对于整个事件是否发生没有印象;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可能发生了,也可能没有发生。例如:

- (19)a. 关于新加坡,我实在想不起来任何话题,印象中倒有一个公司,不记得是谁向我提起过的。(姜丰《爱情错觉》)

- b. 章亚梅忙前忙后地照料双胞胎, 不记得章亚若是怎么被送往医院的。(朱小平、吴金良《蒋氏家族全传》)
- (20)a. 他会挑战每个人和他一对一, 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为止。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营地最好的球员了, 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篮球打成什么样才算好……(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 b. 还有十分钟, 我今天早些走, 因为我不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严歌苓《人寰》)
- c. 向黄裳把书借回, 灯下展读终卷, 在又惊又喜之余, 涌起了许多思绪。我不记得有没有会过聂绀弩同志, 仿佛会过一面, 也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施蛰存《管城三寸尚能雄》)

例(19a)中, 记忆主体记得有人向她提起过一个公司这个事件, 但是对于向她提起过这个公司的参与者不记得了。例(19b)中, 章亚梅记得章亚若被送往医院的事实, 只是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被送往医院的方式这个细节。从例(20)可见, 记忆主体对于宾语小句中所指涉的事件是否发生的疑问, 既可以是中性的, 即对于肯定答案还是否定答案没有偏向, 不预设立场, 如例(20a)。也可以是有所偏向, 并且在上下文中透露这种偏向, 比如例(20b)中, “我”之所以要早些回家, 就是担心出来的时候没有锁门。而例(20c)中, 作者(施蛰存)先说“不记得有没有会过聂绀弩”, 给人留下“会过”和“没有会过”两种可能性, 最终还是承认“仿佛会过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 正是因为“不记得”在叙实性方面的模糊性: 既可以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 又可以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 使得它可以用作否认其宾语小句中所指涉事件曾经发生过的委婉形式。例如:

- (21)a. 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 米 20 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 1 米 47 了。(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 b.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不记得我是请你们来白领薪的。”(于晴《红苹果之恋》)
- c. 或是我孤陋寡闻, 在我看到的所谓获国际奖影片中, 不记得有哪一部是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沸腾生活的强烈的色彩和声音!(《1994 年报刊精选》)
- d. 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 毛泽东在审阅时表示不记得曾经说过。邓小平随即向胡乔木作了传达, 经核查, 毛泽东在 1963 年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规划谈话时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 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 生产力无法提高”, 并引用马克思关于这一论点的论述作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注释。(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例(21a)中, “我”(姚明)用“不记得有免费乘车的时候”, 来婉转地表示“没有免费乘车的时候”。例(21b)中, “我”用“不记得”来婉转地否定“我是请你们来白领薪的”; 显然, 这种表达方式比直接说“我不是请你们来白领薪的”要更加礼貌和给对方留有必要的面子。例(21c)中, “我”用“不记得”来婉转地否定“有哪一部是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沸腾生活的强烈的色彩和声音”。显然, 这种表达方式比直接说“没有哪一部是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沸腾生活的强烈的色彩和声音”更加留有余地。例(21d)记述毛泽东(1975 年)审阅《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事情。据后人推测, 他之所以要用“不记得”来委婉地否认他确实说过的话, 其本意是要表达他对邓小平主导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不满, 当然也有对邓小平的不满。在这里, 用“不记得曾经

说过这句话”,显然比直接否定的“[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更有政治智慧。

八 总结

我们由“忘记”类动词的叙实性取决于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这一事实激发,尝试考察和了解跟“忘记”类动词意义相近的“(不)记得”的叙实性,进而揭示“(不)记得”的叙实性漂移的句法语义条件与概念结构基础。文章还顺便讨论了“记得”的叙实性的清晰度和置信度,以及情态和疑问对此的影响等等问题。文章发现,“记得”的叙实性跟“忘记”类动词有同有异:相同点是两种动词的叙实性都跟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相关,不同点是“记得”的叙实性有时跟其主句的现实性相关。也就是说,“记得”的叙实性不仅跟其宾语小句的现实性相关,有时还跟主句的现实性相关。具体地表现为:

第一,当宾语小句表示现实性事态时,不管主句的现实性如何,“记得”都表现出叙实动词的特点,即肯定式和相应的否定式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例如:

- (22)a. 他记得今天是发薪日 → 今天是发薪日
- b. 他不记得今天是发薪日 → 今天是发薪日
- c. 他可能还记得今天是发薪日 → 今天是发薪日
- d. 他可能已经不记得今天是发薪日了 → 今天是发薪日

例(22a)、(22b)是主句表示现实性事态的肯定式和相应的否定式,例(22c)、(22d)是主句表示非现实性事态肯定式和相应的否定式,但是在这四种句子中,“记得”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

第二,当宾语小句表示非现实性事态时,主句的现实性会影响到“记得”的叙实性。分为两种情况:

1. 如果主句表示现实性事态,那么“记得”表现出弱反叙实动词的特点,即肯定式不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或为假,而相应的否定式却通常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例如:

- (23)a. 他记得晚上要锁好大门 → ?他锁好了大门
- b. 他记得晚上要锁好大门 → ?他没有锁好大门
- c. 他不记得晚上要锁好大门 → ×他锁好了大门
- d. 他不记得晚上要锁好大门 → 他没有锁好大门

例(23a)、(23b)是主句表示现实性事态的肯定式,宾语小句表示非现实性事态。结果,其中的动词“记得”既不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也不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例(23c)、(23d)是主句表示现实性事态的否定式,宾语小句表示非现实性事态。结果,其中的动词“记得”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

2. 如果主句也表示非现实性事态,那么“记得”表现出非叙实动词的特点,即不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或为假。例如:

- (24)a. 你一定要记得晚上要锁好大门 → ?他锁好了大门
- b. 你一定要记得晚上要锁好大门 → ?他没有锁好大门

例(24a)、(24b)是主句表示非现实性事态的肯定式,宾语小句表示非现实性事态。结果,其中的动词“记得”既不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也不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

值得注意的是,非叙实用法的“记得”一般没有否定式。例如:

- (25)*你千万不要记得锁好大门

最后,文章还讨论了“不记得”怎样从表示不确定的非叙实用法(如:我不记得有没有说过这种话),引申出表示婉转否认的用法(如:我不记得曾经说过这种话)。

可资比较的是,英语的“remember”在意义上跟汉语动词“记得”相似,在叙实性上也相似;但是,宾语小句的限定性比较自由。具体地说,当“remember”带定式的宾语小句时,这种宾语小句表示现实事态,因而“remember”表现出叙实动词的特征:肯定式和否定式都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例如:⑧

(26)a. John remembered that he had locked his door. → John had locked his door.

b. John didn't remember that he had locked his door. → John locked his door.

当“remember”带不定式宾语小句时,这种宾语小句表示非现实事态;但是,“remember”却表现出弱叙实动词的特征:肯定式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否定式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例如:⑨

(27)a. John remembered to lock his door. → John locked his door.

b. John didn't remember to lock his door. → John didn't lock his door.

Karttunen (1971: 341、343)认为,这种弱叙实用法的“remember”跟“manage”等动词一样,属于带肯定涵义的动词(即涵义动词,implicative verb)。例如:⑩

(28)a. John managed to solve the problem. → John solved the problem.

b. John didn't manage to solve the problem. → John didn't solve the problem.

这种涵义动词的语义特点是:肯定式蕴涵其宾语小句为真,相应的否定式却蕴涵其宾语小句为假。我们推测,对于“manage”的弱叙实用法,这种语用推理背后的认知理据也许是:如果勉力完成了某件不容易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一定完成了;相反,如果不勉力去做某件不容易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通常也就不会完成;对于“remember”的弱叙实用法,这种语用推理背后的认知理据也许是:如果记得去做某件并不太困难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通常也就做了;相反,如果不记得去做某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通常也就不会完成。

Karttunen (2013: 167)称带定式补足语的“forget that X”为叙实性构式(factive construction),认为这种构式涉及预设(即假设宾语小句为真),这种作为预设的假设不受否定的影响,即肯定式的预设否定式中得以保持。他称带不定式补足语的“forget to X”为蕴涵性构式(implicative construction),认为这种构式造成衍推(即从肯定式可以推出宾语小句为假,从否定式可以推出宾语小句为真;因为,衍推对否定敏感),并且可能带有预设(假设宾语小句所述事件是主语所指本来打算要做的事情,只是实际上忘了去做)。⑪ 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remember”,那么我们可以说:带定式补足语的“remember that X”是叙实性构式,这种构式的预设(即假设宾语小句为真)不受否定的影响;而带不定式补足语的“remember to X”是蕴涵性构式,这种构式造成的衍推(即从肯定式可以推出宾语小句为真,从否定式可以推出宾语小句为假)对否定敏感。相比起来,汉语动词“记得”在叙实性方面,比英语动词“remember”要复杂一些。

⑧ 例(26)根据 Karttunen (2013: 167)的例(1),用“remember”替换“forget”改编而来。

⑨ 例(27)根据 Karttunen (1971: 341, 343)的例(3)(4)和(9)(10)改编。

⑩ 例(28)根据 Karttunen (1971: 341, 343)的例(3)(4)和(9)(10)改编。

⑪ 这里加入了笔者的一些思想,如果要引用,务请核对原文。

参考文献

-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
- 强星娜 2011 上海话过去虚拟标记“蛮好”——兼论汉语方言过去虚拟表达的类型,《中国语文》第2期。
- 邢向东 2006 《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
- 袁毓林 1993 《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雪平 2012 现代汉语非现实句的语义系统,《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周 韧 2015 现实性和非现实性范畴下的汉语副词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Austin, John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fe, Wallace L. 1995 The realis-irrealis distinction in Caddo, the north Iroquoian languages, and English. In John Bybee & Suzanne Fleischman (eds.) *Modality and Grammar in Discourse*, 349–36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omrie, Bernard 1985 *Ten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vón, Talmy 1984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Karttunen, Lauri 1971 Implicative verbs. *Language* 47(2): 340–358.
- Karttunen, Lauri 2013 You will be lucky to break even. In Tracy Holloway King & Valeria de Paiva (eds.) *Quirky Case to Representing Space: Papers in Honor of Annie Zaenen*, 167–180.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 Kiparsky, Paul & Carol Kiparsky 1970 Fact. In Manfred Bierwisch & Karl Erich Heidolph (eds.) *Progress in Linguistics*, 143–173. The Hague: Mouton.
- Mithun, Marianne 1999 *The Languages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ctivity variation of *jide* and its underlying conceptual structure

Yuan Yulin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factivity status of the *wangji* (忘记) verbs depends on the realis-irrealis situation of their object clauses, an attempt is made in this paper to probe into the factivity of the *jide* (记得) verbs, with the aim of revealing the syntactic, semantic conditions and the underlying conceptual structure on which this factivity varies, and also of discussing the clarity and validity of the factiv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modality and interrogation upon the factivity vari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unlike the *wangji* verbs, the *jide* verbs relate not only to the realis-irrealis condition of their object clauses, but also to the realis-irrealis condition of their major clauses. In addition, the non-factive *jide* is scarcely in negative form.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indeterminate non-factivity expressed by *bu jide* ‘not remember’ evolves into the euphemistic denial.

Keywords verbs of *wangji/jide*; factivity variation; (non-/counter-) factive verbs; realis-irrealis; euphemistic denial

(袁毓林 100871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责任编辑 王正刚)